

后疫情时代环境下影视媒体行业发展动态研究

于 杨

(闽南理工学院, 福建 石狮 362700)

摘 要: 庚子年初, 荆楚大疫四散, 影响各行各业发展, 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控制疫情, 希望最大程度恢复经济。就此特殊阶段, 本文以统计学视角来解读大疫之下的影视媒体的行业寒冬,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比对, 逐步梳理目前影视媒体行业在当下的发展动态。结合疫情前后不同时期的行业现状, 来阐述后疫情时代下影视媒体行业的细微变化, 进而解读后疫情时代下国内影视行业的复苏与未来。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影视行业数据; 大数据分析; 影视经济研究; 多元化营收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34 (2021) 08-032-03 **DOI:** 10.19483/j.cnki.11-4653/n.2021.08.007

本文著录格式: 于杨. 后疫情时代环境下影视媒体行业发展动态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 2021 (08) : 32-34.

1. 疫情前期影视媒体行业动态走向

疫情之前我国的影视行业的发展是一派欣欣向荣, 但在影视行业里也有着资本的流动与不安, 在行业背后有着真实数据的直观反馈。退回几年来看, 2016 年至 2018 年文娱行业监管趋紧, 市场上影像内容供给方遭受打压, 比如“限古令”、“限薪令”、“限外令”还有呼吁限制低俗, 整治“阴阳合同”等一系列的政策导向, 其结果导致影视行业收益疲软。首先是线上内容的增速暴跌, 根据国内公开数据显示 2010 年至 2019 年, 在线视频行业收入规模和增速从 2015 年开始就明显下滑,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增速也都维持在 20% 左右。再看我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及增长率数据, 也是在 2015 年开始同比增长率出现明显的断崖式下跌 (如图 1), 2016 年甚至可以说是零增长。最后根据 2012 年至 2019 年, 国产电视剧发行集数与部数统计, 还是从 2015 年开始出现下行, 并且这次不仅是增速的下降, 还有内容数量的直线下降, 6 年降幅接近 50%。降幅如此之大不单是监管政策导致, 还有新媒体内容的强势挤压, 大众观影口味的改变等一系列原因。^[1-2] 也不能排除移动互联网兴起后, 人们对内容消费习惯的改变。



图 1 疫情前国内票房同比增长率

资本不会停留在没有收益的黑暗里, 它必将转移阵地, 在几轮的监管调控下, 综艺节目受到的波及最小, 所以资本浪潮开始陆续往综艺靠拢。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伴随电视媒介的疲软, 网络综艺节目每年都保持近 30% 的增长速度, 网络综艺的市场规模在 2015 年还是 10 亿, 到 2019 年已经升到了 88.1 亿元。^[3] 相比较于电影和剧集, 综艺给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单有联动效益, 节目还有持续关注度, 可以说国民的经济需求在综艺崛起的近 5 年得到了空前释放。曾经霸占青年一代人屏幕的韩国下饭综艺, 也因为我国综艺市场的兴起而退居二线。^[4] 随着政策的持续正向引导和行业格局的逐步成熟, 供应链各层也越发专业, 产业运营体系也越来越健康。

由此不难看出, 影视行业在近几年里整体不是衰退, 而是逐步的多点开花, 虽然有短期的增速放缓, 但影片、剧集的生产质量这几年都被较为看重, 高质量并且伴随口碑票房双赢的电影越来越多, 过去的“烂片为王”、“刷存在”的时代已经被今天影视行业踢出局了。^[5]

2. 疫情效应对我国影视行业踩下的急刹车

回看 2020 年年初,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唐人街探案 3》紧急刹车撤档, 《囧妈》更是转战线上, 被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以 6 亿人民币价格买走, 请全国人民看了一场免费电影。大疫之下, 大部分电影院等娱乐聚集型场所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闭店。根据某平台收集数据显示, 2020 年 3 月中下旬我国院线复工率仅为 4.8%, 实现总票房收入为 11.82 万元, 累计观影人次 3810 人, 账面上看可以说是非常不乐观。从复工后的单日具体数据来看, 电影板块票房依旧不太乐观, 以 3 月

22 日为例, 仅有 529 家电影院开业, 复工率达 4.8%, 总场次 1389 场, 观影人次 1326 人, 等于是场均不足 1 人, 真的是稳稳实现了一人“包”全场的情况, 且当日总票房仅为 4.14 万元。^[6-7]

复工的影院多是以播放旧片为主, 为了提振影院的业绩, 电影创作的前端发行方也开始让利给影院, 以中国电影集团发行公司为例, 多部影片的制作出品方经商议后, 将原有分账比例由 43% 降低到 0%, 也就是说多部影片都是以公益的形式在放映, 以提振市场。但即便如此, 全国大部分地区影院都没有复工, 随后国内疫情逐渐加剧, 全国院线无条件悉数闭店, 院线电影一度进入冬眠期。与此同时, 综艺节目也并不好过, 如果不是提前录播的内容, 后期因政策提倡不聚集等原则, 导致某些歌唱类综艺节目只能采用网络视频连线方式进行录制播出, 节目质量可以说大打折扣, 收视率自然可想而知, 广告周边运营也全部停滞。再看年前未完工的电影、电视剧组, 更是苦不堪言, 剧组不敢召集散落各地回家过年的工作人员, 只能坐等这波疫情完全散去。^[8] 整体而言, 2020 年的上半年整个影视行业都属于半休眠状态, 剧组停工、院线关闭、综艺停录。

3. 国外影视媒体行业动态

在疫苗尚未普及前, 美国好莱坞同样受到了疫情的巨大冲击, 加上前任总统班底推出各种不利于疫情防控的举措, 导致美国疫情发展态势在 2020 年异常严峻。作为全球最大的影像输出地好莱坞, 也备受牵连未能幸免, 并且随着疫情呈现出管控失效的态势, 损失也跟着被持续性放大。

首先是疫情对电影制作与发行档期的冲击。2020 年上半年, 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华纳兄弟, 因疫情影响多部影片调整档期。据外媒消息称, 原计划由 Robert Pattinson (罗伯特·帕丁森) 主演的《蝙蝠侠》延期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北美上映, 原定于 2020 年 9 月上映的《纽瓦克众圣》推迟到 2021 年 3 月 12 日上映, 后因美国疫情管控失效等系列问题又延期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 至于能否顺利上映, 可能还要看美国社会后续的疫情管控效果。同样受到疫情影响而调整档期的还有《007: 无暇赴死》《速度与激情 9》《黑寡妇》等多部大 IP 影片。美国迪士尼影业荣誉出品的电影《花木兰》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 是因为我国在 2020 年中期疫情控制已然取得阶段性胜利, 所以《花木兰》能够顺利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而同一时期的美国还是处在网络发行状态。^{[9][10]} 该片由妮琪·卡罗导演亲自操刀创作, 如此优秀的制作班底将中国这一传奇故事推向

大银幕, 也是美国公司对中国影视媒体市场的看好。

其次是疫情对行业收入的冲击。美国好莱坞的大 IP 电影在资本市场的洪流中, 也都需要全球票房的支持才能够接二连三的延续创作, 但疫情的到来让所有人猝不及防。并且在前一部影片还没有投放市场, 资金难以回笼的情况下, 就会影响下一部影片的创作周期, 即使是已经提上日程的计划影片也不得不无限期搁置。除了电影制作与发行公司, 还有我们熟悉的编剧工会、演员工会都需要良好稳定的市场来取得收益, 但在疫情面前很多影视媒体的从业人员都只能暂时性失业。^[11] 虽然在 2020 年上半年, 美国为刺激经济发展, 放开院线管制并加以政策补贴, 但由于市场太过庞大, 补贴也是杯水车薪,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而因为过早放开管制, 导致疫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 可以说是恶性循环。

最后是疫情对全球影像媒体行业在生态上的冲击。电影、电视剧、综艺不是一个人可以创作的, 需要分工、合作来协力完成。编剧尚可在家办公, 进行网络会议沟通工作, 但是导演、演员、摄影等众多一线创作人员没有办法通过网络办公来解决, 他们需要面对面的接触。2020 年 3 月 11 日, FOX (福克斯) 新剧《NEXT》剧组内部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 3 月 12 日, Tom Hanks (汤姆·汉克斯) 确认感染新冠肺炎, 当时他还在《猫王》剧组进行拍摄工作, 类似新闻在当时几乎每天都有, 一个人的感染可能导致的是整个团队甚至整个项目的停摆。疫情期间迪士尼、环球、派拉蒙、哥伦比亚等众多大牌公司均表示受到了疫情所带来的行业重创, 撤档改期已经是家常便饭, 无数电影院被迫关停, 商业场所也只能靠“已消毒”来降低民众恐慌, 但疫情持续在美国肆虐并没有减缓的态势, 导致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都只能无奈关门, 百老汇商演被逐一叫停, 剧院悉数关闭。^[12] 大厂都是如此, 可想而知那些行业内的小公司, 早已成为这次疫情冲击下的炮灰。美国的电影节、音乐节等相关颁奖典礼活动都因疫情被搁置或取消, 《美国达人》《幸存者》等比较知名的综艺节目均宣告停播, 即便资本市场再强硬, 也敌不过民众的健康二字。

4. 后疫情时代影视行业的经济复苏

何为后疫情时代? 是指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后。在全国院线等聚集型场所陆续复工、复产、复学的阶段内, 我们看到了优秀的院线作品, 比如打响第一“枪”的优秀影片《八佰》。自 2020 年 8 月 21 日上映以来获得了口碑、票房双佳绩, 迅速提振了刚走出疫情阴霾的中国电影市场。据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的统计,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电影《八佰》累计

总票房已超 30 多亿元, 超过 2018 年暑期档电影《我不是药神》。紧随其后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再度使用集体创作的方式, 给中国影视行业补了一针强心剂, 汇聚国内一线编导的该影片, 其票房号召力也高达 27.27 亿元。但不要忘记在全球疫情还没有完全褪去的特殊时期, 即便是低风险地区的院线, 营业中也并不允许联排紧密观影, 购票时系统会自动隔开一个位置, 一场电影只能坐满一半人,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几十亿的票房, 观影的场次增多。灯塔数据在 2020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点统计的数据显示, 我国 2020 年全国电影累计票房突破 150 亿元, 总观影人次达 4.03 亿, 累计场次达 3809 万。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 后疫情时代, 我国不仅没有退缩, 整个影视行业在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导向下逐步恢复实力, 剧组开工、演员就位, 一切都陆续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从庚子鼠年到辛丑牛年, 全球疫情没有结束, 国外输入病例依旧不少, 导致 2021 年开年又一次让部分地区本土感染病例激增, 引起一波波防疫高潮, 高中风险地区的娱乐聚集型场所再次关闭, 但全国疫情防控整体大形势向好, 加之优秀贺岁档影片的加持, 去年退档的《唐人街探案 3》在大年初一拿下首日票房 10.48 亿元人民币, 《你好, 李焕英》的票房在中高风险地区得到有效控制后更是逆风飞翔, 最终票房破 50 多亿元, 这些数据就是对后疫情时代国内影视媒体行业复苏, 所做出最好的答卷。^[13]

春节档过后, 值得锁定的几部影片似乎也看到了高票房吹响的号角。比如清明节热映的影片《我的姐姐》, 以温情感人的社会题材让该片稳稳地走进了亿元影片俱乐部, 以家庭与女性主题的独特视角, 领跑清明假期的票房榜。从目前的定档排片来看, 国内状态相对稳定, 整体趋势都是向好发展。

结语

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不难看出, 整个影视媒体行业随着疫情的好转, 剧组、综艺节目不但复产复工, 还延展出多元化的营收模式, 如网络化线上直播, 多渠道营销模式升级。据视频网站统计, 疫情期间各大视频网站的会员量均有增长, 线上观影人数也大幅增加。^[14]

参考文献

[1] 黄立玮. 新供给主义视角下的中美院线电影供给比较研究——基于 3084 部院线电影统计数据数据分析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0 (7): 22-35.

- [2] 文建东, 李思璇. 新冠疫情与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镜鉴三次重大经济危机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2): 39-48+194.
- [3] 廖君君. 大数据应用重构网络自制综艺节目产业链 [J]. 记者观察, 2019 (8): 85-86.
- [4] 周理熙. 试析大数据时代下影视行业信息互通平台的建构——以猫眼专业版 APP 为例 [J]. 视听, 2019 (2): 131-132.
- [5] 陆文玥, 李多菲, 曹露丹. 后疫情时期大连会展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J]. 商展经济, 2020 (13): 7-9.
- [6] 赵军. 2021 年中国院线产业能有高光时刻吗? (上) [J]. 中国电影市场, 2021 (2): 4-8.
- [7] 赵军. 2021 年中国院线产业能有高光时刻吗? (下) [J]. 中国电影市场, 2021 (3): 19-24.
- [8] 如今 [编译]. 美国电影协会发布 2020 年影院和家庭娱乐市场报告 [N]. 中国电影报, 2021-3-11.
- [9] 姜尚廷. 美国类型电影带给时代的启示 [J]. 艺术大观, 2021 (2): 82-83.
- [10] 张正. 美国电影业批量预订的早期历史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 78-80.
- [11] 徐立虹. 2020 年美国电影创作观察 [N]. 中国电影报, 2021-01-20.
- [12] 马纶鹏. 2020 之后, 疫情加速欧美影视变局 [J]. 新民周刊, 2021 (2): 58-61.
- [13] 葛晶. 探究广播电视媒体在融媒体时代下的新闻短视频融合传播策略 [J]. 中国传媒科技, 2021 (5): 58-60.

作者简介: 于杨 (1987-), 女, 黑龙江哈尔滨, 闽南理工学院教师, 讲师, 研究方向: 新媒体方向。

(责任编辑: 张晓婧)